

命生·地土·洋海

群 蕭



庫文秋春

I

命生·地土·洋海

群蕭

社版出秋春

金貴回到這北方平原的城裏，他的心裏交織着興奮與歡愉，他說：「這下我可回家了。」

這裏是他的故鄉，從他有記憶起，他的祖父；他的父親以及他自己都是在這塊土地上生長起來的。他愛這地方出於一種心靈自然的傾心，他的可寶貴的童年是在這裏埋葬掉的。這塊樸實的土地上曾鏤印着他的歡樂與哀愁，他可以這樣覺得，他的身體內的每個細胞都與這塊土地上有着緊密的交流。

有十多年了，當初他離開這塊土地的時候，他沒想着會再回來。他曾經多少次發誓：「我再也不要回到這個叫人憤恨的地方。」事實上他也確曾用力遺忘過它。十多年來，他跑過好多城鎮，他將生命交與海洋，從一個碼頭到另一個碼頭，從南到北，又從東向西。每次當他的航船快駛進他故鄉的邊緣時，他橫了下心，「將船舵掉過來吧，」於是又朝着更遠的方向去了。來來，又有什麼讓他回去呢？他的故鄉沒一個親人，他從小

生下來就沒有父親，他的母親是在羞辱與貧窮下死亡的。除此以外還有什麼更能讓他想念的呢？是那些土頭土腦他的家鄉的同胞們，還是那些聳立在他家門前一座一座小土坵，「不要想這些了，想這些會叫人頭昏的。」這樣他家鄉的影子在他的腦子裏越來越沖淡，到後來終至於祇留一塊空白。

十多年來，他從來沒變換過這念頭。但最近這些日子來，他却被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襲擾着。家鄉的影子纏繞着他，即連那些早已埋逝的記憶又再度從他腦筋裏活躍起來了。那些過往的日子對他是一個夢，那個夢越隔得遠就越叫他懷戀。「真個的，家鄉那些人都不知怎麼了？那個專愛給小孩講故事的董三爺現在怕鬍子更白了點吧。還有那個從小就愛拖兩泡鼻涕的蔣小狗子怕也早成了家。」那些人物，醜惡的；善良的；叫他懷戀，叫他感着親切。如其我再見着他們，這一定會叫他們感着萬分驚奇的。」他們會想，「金貴，從前的金小鐵鸞又回來了。」

而且他更想着家鄉的冬天，一到春天，滿山滿野是飛揚的黃沙。冬天的日子裏，高粱田裏則覆着一望無垠的雪花，那是多麼平和安穩的畫面呢。現在是秋天，莊稼人做完一整天活計，傍晚映着夕陽騎在牲口上唱：

「三十三個蕎麥呀，

九十九道稜呀，

小妹妹要觀花呀，

跟着哥哥行。」

那些數不完的思念在他的腦筋裏一天天變得更頑強時，終於有一天，當他的航船駛過這渤海灣的港口時，他幾乎下着決心：

「我一定得回家去看看。」

他將這決心告訴他下面的水手時，他們幾乎都同時吃驚地問：

「什麼？船長，你打算回家？」

「對了，我打算回家，我要看看我年輕時生長的地方都變成什麼樣子。」

「好像你從前並沒有提起過家的話。」

「我確是沒有提起過。我當初離開時，我就沒想着再回去。然而人的歲數大一點的時候，往往同小孩子想法不盡一樣的。」

「可是船長，我們這條船是不能在這兒久留的，而且你總該想着那批貨色！金貴多少是有點激怒了，他的語調有力而又乾脆：

「我的決定是沒法變更的，而且我要你們中間的一些人也一塊同我一塊兒看看我的

家鄉。」

李大頭坐在船欄上下垂着眼睛，很不以為然地說：

「我可不願去你家那破地方，你是要我上你那兒聞聞牛糞味，或是去喝黃灰呀？」
金貴的回話却是命令的：

「你不願去嗎？我偏要你陪着我。而且胡三；蔡全發；你們兩個也得去走走。我這下有點委曲你們了，碼頭上的妖精且少攪活點吧！」

李大頭聳聳肩膀，吐一口唾沫：

「得，就聽你說吧，誰叫你是船長呢，你讓我犧牲這兒的妖精倒無所謂，鳳仙那個騷婆子讓她罵就罵去吧，祇是我希望你們那兒的小脚娘們屁股長得大些。」

蔡全發聽了祇是搖頭，他的歲數或許大點，他很懂得這些年青人寂寞裏的排遣。然
而，對於這些太無忌憚的野話總多少聽不慣，他說：

「瞧你嘴裏就說不出好話來，人家船長好心讓你上他家做客，而就惹出你這麼多屁話來。」

李大頭將手交叉着有意朝蔡全發面前邁上一步：

「瞧你倒好像聖人似的，祇是我的夫子呀，你從前那些荒唐事我就像沒聽見過似

地。」

蔡全發就怕人家說出他從前的家底來，每次人一提起他；就會臉紅，而且說有說着舌頭就不住打灣兒：

「那是從前呀……從前……誰也免不了的……」

「那不就得了，告訴你吧：到你這麼大歲數時，我還說不定會做和尚呢。」
金貴聽他們無謂的爭吵聽得膩了，於是挺不耐煩的。

「我看你們一刻不鬥嘴大概舌頭就發癢，這還有什麼多廢話的。我讓你們上我家鄉看看，願意去也是去，不願意也得去，我希望你們能知道我的脾氣。」

胡三打圓場：

「就這麼說吧，船長要我們去就去，反正腳不會生釘在那裏，看看一個生地方也好，我這些年儘在南邊鬼混，人家說北邊的高粱酒味道又醇又烈，而且老實說，我倒願意看看這邊鄉下都是什麼樣呢。」

事情就是這麼決定的，這天吃完晌飯，金貴召集所有的船員到甲板上講話：

「這次我打算帶幾個兄弟回家鄉看看，少則十天，多則半月，船上的事一切聽馬大副的吩咐，好好服從他，要是誰不聽話，咱們回來算賬，我的拳頭不饒人。」

他停了一停又接着說：

「咱們幹這行的第一得小心，好在这次貨色在田家窪子都卸完了，剩下的照樣報關繳稅。那批稅上的人是不會查出的，這裏的事城上的聞四爺會得代爲照料。咱們吃的是殺頭的飯，要是被查出，咱們誰都沒命。我並不是吓唬你們，誰叫咱們幹這冒險的勾當呢！總之一切還是謹慎點好。我還勸你們一樣，我不反對你們賭錢；喝酒；玩女人；可得有個分寸。咱們一年到頭在海上飄蕩生活裏本該添點新鮮，就是話歸到頭還是別誤事。」

金貴將馬大副叫到一旁，拍着他的肩膀：

「這次事情就託付給你了，好好管待他們，該打的祇管打。我這次頂不放心兩個人，那個蠻牛太愛使性子，專愛同人打架。還有那個封小弟總愛哭，本來也是，才十四五歲的年紀，就讓人幹這個。這該怨誰呢，還不是因爲窮嗎？……」

馬大副說

「船長，你儘管回去吧！這兒的事有我照應沒個錯，好好回家玩些天。說起家鄉，我也有七八年沒回去過了。我那個癱了的娘不知現在還活不活着，她的命也太苦了。前些年我們家鄉有人相信說她每天祇是唸佛，眼睛都瞎了。她成天盼望着兒子，她那會想

到她兒子這麼沒出息呢。還有我那個小妹妹，我離開家的時候還才梳兩條小辮子，現在也許嫁了人了吧。後咱們這些成年在外飄蕩的人，等一上點歲數時，就會想起家的。」他們兩個沒再講話，金貴待了一會到船艙裏收拾東西去了。馬大副則望着碼頭上忙碌的脚夫出神。

剩下的那些船員噤咕着。燒火的老楊說：

『家，家，家……我就不曉得家有什麼好。倒像都剩個多少金子銀子似地。』

田二副壓着嗓子：

『我瞧最近船長好像變了許多似地，他從前不是這麼的。從前他喝酒，總是比別人多喝。賭起錢來也像賭家私似地。至於女人，那是更不用提了。咱們跑過的碼頭就沒有——一個地方的姑娘不知道他金貴的。可是最近却都不同了，他要我們也學起好來了。』

蔡全發裝做非常了解地說：

『這其實是沒有什麼希奇的，人還能一輩子鬼混嗎？就譬如說我，年青時也荒唐過，可現在等歲數大點時想法就不一樣了。我老想如果我現在有個家，譬如說有個小孩，那末我會快活多的。再說人活一百年也是一死，人死了怎麼呢？在陽間作孽多了，死了也會被處罰的！』

李大頭瞧他翻了個白眼：

『又來了，你們聽見嗎？蔡全發現在不是從前的蔡全發了，我同你說吧，你死了會得昇天的。祇是我呀，我還不想做聖人。我活一天，就得活個痛快……』

蔡全發的話又繞不過灣來：

『你看……你……你這真是……人家不過是一番好話，……』

『誰叫你囁咀呢！』

聽着的人都笑了。祇是封小弟低着頭，他看着河水的波紋一個接一個，在九月的陽光下閃着鱗光。

『我們好像越走越遠了，我好像記得我們家的河水是發着綠色的，而這裏却是黃色的。』

封小弟的囁咀獨白給人心頭勾起一大把沉重的線索，他們停止了笑，用着憐憫的眼色望着那瘦稜的孩子。

蔡全發用他那長滿鬍鬚的臉，湊到封小弟的身上：

『小弟，你又想家了。』

封小弟故意倔強地昂起頭。

『蔡伯伯，我沒有想，你不是講過嗎？我已經是個大人了，而大人是不應該再想家的。』

『那才像個男子漢，可是小弟，你別瞞我，從你的眼睛裏，我看你好像又流過淚。』

『是嗎？那末我笑個吧！』

封小弟故意在他乾癟的臉上擠出一絲笑，但那笑却是那麼勉強的。

蔡全發逼緊眼光望着他：

『告訴我，你又想了些什麼？』

『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夢，我好像又躺在家鄉的山巔上。你曉得我們那兒可不像這兒，我給你說，山連天，天連山，那像這兒禿毛毛地什麼也不見呀。我記得，我躺在綠油油的山坡上，我的周圍儘是一球球的野毛菊，紅的，紫的，……忽然一下子，天變下來了，又是雷又是雨，於是一下我給吓醒……』

封小弟稚氣的說話叫人想笑，可誰也沒笑出聲來，蔡全發說：

『以後少胡思亂想吧，否則惡夢總會纏着你的。我們那裏有句老話叫『心平氣和』我一直是抱這種主張，所以每天總是睡得又甜又香，一倒下就得睡到明天天亮。』

封小弟並不以為然：

「我可並不願學你那樣，我情願夜來有個夢，有時做個好夢真比什麼都痛快。我離家越來越遠，有時倒是做夢好像又可以回到那些想念的地方。」

「想些什麼呢，又正有一天我們的船會駛過你家的。到時候我們都上你家去玩兒去。」

「蔡伯伯，你說的是真話嗎？你曉得咱們下次開船到那裏？」

「多半是南邊吧，小弟，聽我說，好好耐着心等，準有一天會開到你家的。」

老楊一屁股翻身站起來，朝封小弟向蔡全發囑咐：

「聽他的呢？他曉得什麼呀，下回開船上那兒我還不知道呢，他又在哄你。」

蔡全發不再說話，封小弟仍舊將他的視線牽到船身下潺潺的河流。

船上一變得沉寂，而岸上脚伙們的吆喝聲就越發變得聾嚷起來了。

金貴想着這些事，一切都像偶然發生。一切可又像盤算許久似地，他們這條祥麟船少了他們一定會冷落多的。馬二副是個有魄力有膽量的人，就是缺少點心計。他現在準是找開四爺喝酒去了。蠻牛會攪些什麼呢，為一顆煙頭也能同人打得頭破血流。燒火的老楊到這碼頭上沒有別的事，他準是去同他那老姘頭鬼混去了。這船上除了兩三個機工

外，剩下的怕祇有封小弟。失去了大伙的伴隨，小小的心靈裏是會更寂寞的。每次當他們的航船快攏靠一個碼頭時，所有的人都會高聲歡呼。祇有他封小弟是例外。在海洋上航駛的時候，別人會關懷他，愛護他。但一上了岸，他們都把他忘了。而且他好像再也記不起有他這麼個人似地。金貴不會忘記他臨走時，封小弟同蔡全發說：

『蔡伯伯，你們都走哪。』

那聲音是多麼顯得乞憐無助。但他們除了給他一個同情的眼色外，又能做些什麼呢。就譬如說，連平時最喜愛封小弟的蔡全發除了說：『小弟，乖着點，我回來爲你帶兩串糖葫蘆回來。』他又說些什麼呢？

金貴的家鄉離這沿海的碼頭僅祇一百來里路。在打仗前的時候，有汽車直達，也有小火輪，頂多一天的路程，但現在趕快也得兩天了。金貴他們四個先乘汽車到牛各莊，公路看樣子大概從未修過，又窄又壞，到處是一堆堆的碎石子。車子是敝蓬，又破又髒。行駛起來有如滾圓球，身子一起一伏。一路上的灰塵則儘量地擲下來，弄得滿臉滿身都灰濛濛一片，却似從泥堆裏爬出來。公路的兩旁是一望無垠的高粱田，綠油油地，一陣風吹過則漾起一層層浪花。雖然是一樣這地方特有的青紗帳起季節，但在金貴看起來却有一種荒蕪之感。好像這廣漠的平原在昨天仍是光輝萬丈，而今天一下子變得

黯淡起來了。

但即使這樣的破汽車也不是總有福氣坐的。當天車到牛各莊已經完全黑透了。這小鎮市全不像牠作爲一個水陸鎖鑰的樣子。看起來是又寒酸又荒涼，黑越越地好像這地方從來不曾熱鬧過一般。他們四處摸索，好容易才尋着一家小客棧。店主人龍鍾如鬼魅，說是時候太晚了，既無酒又無肉，祇能拿出點硬麵餅聊以充饑。北方的氣候冷得快，雖然是仲秋的節氣，白天太陽也照樣蒸人。但一入夜，炕沿繖骨透涼，叫人躺在上面輾轉反側，猶如置身冰窖裏。

李大頭對於這種遭受顯然不耐。一路上嘖嘖咕咕：

『我說這就是你的家啊，我們不是來到陰曹地府？我老實說，我活這麼大年紀，就從沒有到過這種地方。』

蔡全發一向不贊成李大頭這種說話態度。但爲了避免抬槓，祇是解釋着說：

『等到了船長的家就好了，這年頭出門上路比不得從前，兵荒馬亂的。而且這地方即使再窮再破，但話說回來總是自己的家鄉。船長，你說是不是？』

船長沒答腔，要是在平時，對於李大頭這種嚙勁得揍他一拳。但現在他沒功夫管那些，他現在沉浸在一種回憶裏。他的心底實在有着太多的思緒。

胡三在這場合一向懶得開口。用他自己的話：「有功夫還是養養神的好。」他也真有兩下子，呼——呼——呼地居然打起鼾來了，他的胖胖下垂的嘴巴有節奏地時起時下。李大頭看看他，皺着眉頭，暗地裏罵：「簡直是死豬。」

第二天他們換上大車，路是越來越壞。拉車的騾子像似有病似地，四隻蹄子慢騰騰地一蹶一跳。趕車的揮着鞭子，呵呵呵地喊着。曳長的鞭子在空中作着清脆的響聲，但却從沒落到牲口的脊背上。

金貴狠不得一下子就回到他的家鄉，他的心靈越接近目的地就越發激動，也就越發感着不可忍耐，似乎連一分鐘都好像又長又遠永遠過不完似地：

金貴說：

「趕車的，你不能快點啊！」

趕車的老頭擲着被唾液及灰塵沾濕的鬍鬚歉然地說：

「先生，這年頭比不得從前呀，我幹這行買賣有好幾十年了。從前路好走，騾子都是又高又大，餵得飽飽的，跑起來又穩又快。可現在就不同了，牲口都被當兵的老爺們拉了去了。你看這路糟成什麼樣子，不用說你嫌慢，我也真有點過意不去呢。」

趕車的接着將手裏握着鞭子揮動得越發勤快起來了，坐在大車上的人們都似乎都失

去了說話的興趣，即連李大頭的咀咒也變得沉默起來了。他想：「反正是這麼了，說也是白說。」

趕車的迷濛着一雙細眼睛，掉過頭來瞅着金貴，他說：

「先生，這趟是回家呀。」

「唔。」

「先生看樣子有些年頭沒回來了吧。」

「有個十二三年吧。」

「十二三年了。」趕車的緩慢地重覆着這幾個字。他接着說：「這真夠算得上一段長日子呢，我想想看，那會恐怕也沒打仗呢吧。」

「那會趕情太平着呢，有好幾回說是東洋鬼子要來了，但始終沒事。」

「那會大概還用銅板吧！」

「是呢，那會一塊老洋換三吊錢，八個銅板可以就沽二兩酒。」

「那可是好年辰呢，你瞧現在的票子，管個屁呀，厚厚一大疊還買不了半拉燒餅。」

「家鄉大概窮了好些吧。」

「豈止窮了好些，簡直就是窮呢。你就瞧從前幹我們這行的，說是苦是苦，但還能剩點錢喝點酒吃吃肉末燒餅什麼地，現在一家老小啃窩頭吃雜合麵也不成了。先生，你還記得城裏觀音坊的四牌樓吧，一把火統統燒掉了。人家說四牌樓是城裏的精靈，你想連這都毀了，家鄉還能夠不窮？」

一過下午，路上的灰沙是越發濃厚起來了。在淡淡的秋陽下像一堆黃霧似地。但現在兩旁的人家逐漸多起來了，一個接一個的棗樹園子，田畦上的野狗也猶猶叫起來了。這一切來到是那麼突然，那末在不經意之中。所以當趕車的用着悠長的聲音喊：「家鄉到了。」他們在車上的四個都好像做了一個又遙遠又不着邊際的夢。